

漢語外來影響詞*

黃河清

目 錄

1. 引言
2. 漢語外來影響詞的分類
 - 2.1. 受外語語音影響的詞 —— 音譯詞
 - 2.2. 受外語原詞命名根據影響的詞 —— 仿譯詞
 - 2.3. 受外語原詞語音和詞義影響的詞 —— 半音半義詞
 - 2.3.1. 前音後義詞；2.3.2. 前義後音詞
 - 2.4. 受外語詞形影響的詞
 - 2.4.1. 原形詞；2.4.2. 字母詞
 - 2.5. 受外語語音和所指事物影響的詞
 - 2.5.1. 循音命名詞；2.5.2. 循音命名詞+類名；
 - 2.5.3. 音譯詞+類名；2.5.4. 一類形聲字
 - 2.6. 受外來事物影響而命名的詞
 - 2.7. 受外來事物影響而產生的舊詞新義詞
3. 結束語

1. 引言

“外來詞”、“外來語”、“借詞”這些名稱，從字面上理解，好像這類詞是從外語借來的原形詞。儘管事實上不是這樣，但這終究是個問題。在古漢語中沒有這些名稱，有人說，“外來語”這詞來自日語。但是日語中的這個詞也很可能是從別的西方語言（如英語）翻譯過來的。不管怎麼說，這些詞與英語中的 foreign word、alien word、borrowed word、loan word，在意義上相一致。因此有可能漢語中的“外來詞”、“借詞”等，就是這些英語詞的意譯詞。然而，英語和漢語的情況是不一樣的。英語中的大部分外來詞來自用拉丁字母書寫的語言，如法語、拉丁語、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意大利語，等等。對於這些語言中的詞，它一般是直接借用（或稍作改動）。因此，英語中的這些詞是名符其實的“外來詞”、“借詞”。但漢語中直接借用外語的詞，遠沒有英語這麼多。一般認為，漢語從日語借入了不少這類詞。然而，越來

*本文承蒙姚德懷先生審閱，在修訂時還採納了他的不少建議，謹此深表謝忱 —— 作者注。

越多的學者認為，在這些詞中，有不少是古漢語中的詞，或者是明清時西學漢譯著作中的意譯詞。減去這些，漢語中真正從日語借入的詞就少多了。本來從日語來的外來詞只是漢語外來詞中的一部分，減去了以上這部分詞以後，漢語中直接借形於日語的詞，就更少了。

因此，漢語中直接借形於外語的詞是不多的。於是，很顯然的問題就擺在我們面前：漢語中的大部分外來詞，就其詞形來講，不是外來的。因此，在漢語中，“外來詞”、“外來語”和“借詞”這些術語的合理性，受到了懷疑。

除了這些術語的合理性受到懷疑外，對漢語外來詞所包括的內容，也就是說，漢語外來詞究竟指的是哪些詞，學者們的意見也頗不一致。

有人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講，意譯詞不是外來詞，因為它是由漢語中原有的構詞材料（詞根、詞綴）和造詞規則構成的，是漢語自己的詞，不是外來詞。持這些觀點的學者，一般把音譯詞和音意兼譯詞視作外來詞的核心部分。但問題也因此產生了。漢語中的不少音譯詞是處於動態中的，有時它們會演變成意譯詞。我在一篇文章中，舉過這樣三個例子¹：

penicillin：盤尼西林（音譯）——青霉素（意譯）

rimifon：雷米封（音譯）——異煙肼（意譯）

hysteria：歇斯底里（音譯）——癩病（意譯）

前者為音譯，後者為意譯，它們是同一事物的兩種不同的譯名。如果按上述那些學者的觀點，我們必須把這些本來屬於一起的東西分開來，並說，前者是外來詞，後者不是外來詞。很顯然，這對於系統研究外來詞是很不利的，因為它割離了詞語演變的過程。

《詞庫建設通訊》（第1期）於1993年正式提出“外來概念詞”這一名稱。提出這一名稱的初衷之一是想有一個比“外來詞”涵蓋面更廣的名稱。在學術界，對這一名稱有贊成的，也有反對的。首先對“外來概念詞”提出疑問的，是史有為先生²。後來一些學者又提出了進一步的質疑，他們認為，在不少外來概念詞中，其所含的概念並不一定是外來的，如“喔開”（OK），其所含“好”、“對”等概念，在中國早就有了。所以“喔開”不是外來概念詞，是外來詞。

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問題：1. 外來概念詞的涵蓋面並不是最廣的，有時它連外來詞都不能包括進去；2. 從概念是否為外來這一角度去衡量一類詞可能並不怎麼恰當。

特別是最後一點，這是問題的關鍵所在。例如“飛機”（airplane）這詞，我們能說它是“外來概念詞”嗎？誠然，飛機這種交通工具是外來的。但是，事物之外來，並不一定等於概念之外來。雖然以前我們中國沒有能力造飛機，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在這方面不會有過幻想。例如，在《鏡花緣》結尾，就有某國王世子乘“飛車”返國一段。書中的“飛車”，就是天上飛的車。可見，“飛機”這種交通工具，我們中國人早就幻想

1. 黃河清，“漢語外來詞研究中的若干問題”，香港：《詞庫建設通訊》，1994年第3期，第24頁。

2. 史有為，“外來概念詞質疑及其處置”，香港：《詞庫建設通訊》，1993年第1期，第32頁。

過。民國崇彝在《道咸以來朝野雜誌》中對此也曾嘆曰：“其真開後世紀之幻想也。”³ 所以，“飛機”這種朦朧的概念，在早期的中國人當中已經出現過。而且到了後來，“飛車”確實曾用來表示過“飛機”。在《中西聞見錄》（1872年）和《萬國公法》（1893年）這兩個翻譯文獻中，就有“飛車”對譯 airplane 的例子⁴。

類似的例子，我們可以舉出許多。僅就《蕩寇誌》這部續《水滸》續得頗為離譜的書來說，其中就有像似潛水艇、坦克之類的所謂新武器。

所以，說“飛機”、“潛水艇”、“坦克”是外來概念詞，確實存在着一些問題。但儘管如此，“外來概念詞”這一名稱，我們也不能因此一概否定。雖然，“飛機”等詞的概念，我們中國早就有了，但當時我們所有的這種概念是十分朦朧的。也就是說，現在所說的“飛機”，其概念與“飛車”原來的概念，還是很有距離的。因此，說“飛機”是外來概念詞，可能是就現代意義來說的。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飛機”是“現代外來概念詞”或“外來現代概念詞”。但這會衍生出“古代外來概念詞”或“外來古代概念詞”（如“葡萄”、“獅子”、“菠菜”、“駱駝”之類）這些名稱，從而使“外來概念詞”的名稱更加複雜化。所以，這是不可取的。

正如上面所說的那樣，“外來詞”、“外來概念詞”這些名稱有着種種不足。那麼，有什麼恰當的名稱可以取代呢？筆者在此試着提出一種名稱，叫“漢語外來影響詞”，或簡稱“外來影響詞”。所謂“漢語外來影響詞”，就是漢語中受外來影響的詞。這種影響有來自外語的，如語音、詞義、詞形等方面，也有來自外來事物的。

這一名稱可以包容一大批詞，如通常所說的音譯詞、意譯詞等。例如，前面講的“飛機”這詞，說它的概念為外來，受到了疑問，但現在我們不從概念入手，換一個角度，說它是受了飛機這種外來事物的影響而產生，是外來影響詞，這可能更為妥貼一些。

2. 漢語外來影響詞的分類

在對漢語外來影響詞進行分類之前，讓我們先來回顧一下以前人們對漢語外來詞所作的一些分類。雖然外來詞的分類是多種多樣的，但從總體上講，主要有三種：1. 按漢語外來詞的詞源進行分類，如來自英語的漢語外來詞，來自梵語的漢語外來詞，等等。在高名凱、劉正琰的《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中就是這樣分類的；2. 按外來文化輸入中國的各個時期，對外來詞進行分類。如東漢至隋唐的佛教外來詞，明末清初的西方科學外來詞，等等。這種分類方法可能起源於羅常培的《語言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部，1950年）一書。史有為在《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中也是採用這種分類方法的，當然要比羅著更為完善；3. 按外來詞譯入的方式分類。羅著中已有這種分類。

3. 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誌》，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本，第75-76頁。

4. 參見香港《詞庫建設通訊》，1995年第6期，第48頁。

在以上3種分類中，第1、2類有時具有一定的聯繫，如來自梵語的漢語外來詞就是東漢至隋唐的佛教外來詞。如果能將詞源搞清楚，這兩種分類基本不成問題。第3類就不這麼簡單了，這種分類方法用得最多，但問題也是最多的。

按外來詞譯入的方式分類，其初衷是十分單純的。但在具體分類時，卻碰到了許多問題。例如，什麼是“音譯兼意譯”？各人理解不一。黃伯榮、廖序東主編的《現代漢語》（上冊）（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332頁），對“音譯兼意譯的外來詞”所下的定義是“把一個外來詞分成兩半，一半音譯，一半意譯”，所舉的例子便是“浪漫主義（romanticism）”、“沙文主義（chauvinism）”之類。但是，伍鐵平主編的《普通語言學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39至240頁）說：“有的借詞採用音譯兼意譯的方法。這種借詞力求使漢字聯繫原詞的意義而又能譯其音。例如漢語把‘vitamin(e)’音譯為‘維他命’……”。張志公主編的《現代漢語》（上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第106頁）與伍著一致，認為“繃帶”、“引得”之類是“音譯兼意譯的外來詞”。

在這個事例中存在着一個問題，就是這類詞的名稱問題。同是“音譯兼意譯”這個名稱，但所指的對象不同，其原因在於雙方對“兼”字的理解不一。前者視“兼”為“加”，“音譯兼意譯”是指“前一半的音譯加上後一半的意譯”。但後者視“兼”如“融”，它的“音譯兼意譯”是指“音融意於一體”。如“維他命”。

除“兼”字外，還有一個更嚴重的問題：說“維他命”是音譯兼意譯，“音”毫無疑問是譯自 vitamin，但“意”呢？“維他命”是意譯自 vitamin 的嗎？也就是說 vitamin 具有“維持（他）人之生命”這一意義嗎？

命名理論告訴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要區別詞義（meaning）、詞的客觀所指（referent，或 denotatum）和詞的命名根據（motivation，或譯“理據”）⁵。

“vitamin”和“維他命”，它們的詞義和客觀所指都是一樣的。但是，它們各自的命名根據卻不一樣。vitamin 中的 vita 為“生命”之意，amin 為 amino-acid（氨基酸）之略，合起來就是“生命氨基酸”，因為以前人們以為維持生命的最基本的物質是氨基酸。可是在“維他命”中，無“氨基酸”的含義。“維他命”是在 vitamin 這個語音模式中，選擇適當的漢字，重新命名的，其命名根據是“維持（他）人的生命”（“vitamin”和“維他命”的構詞結構也不一樣，前者為偏正結構，後者為動賓結構）。因此，“維他命”意譯“vitamin”的成分少，獨立命名的成分多。這類詞有不少，詳見本文“2.5.1”節。

所以，“音譯兼意譯”這類說法，值得反思。

按外來詞譯入的方式分類，還有一個問題：有些並非意譯而純粹是重新命名的詞，由於不屬“譯入”的範疇，是否要排斥在外呢？例如“洋灰”這詞。儘管張志公主編的《現代漢語》（上冊，第107頁）中，將其列作英語 cement 的“意譯外來詞”，而事實並不如此，“洋灰”是中國人自己重新命名的詞，跟 cement 這詞的本身沒有關係，沒有“譯”的成分（有關這類詞更詳細的分析，可見 Mimi Chan & Helen Kwok, *A Study*

5. 參見伍鐵平，“論詞義、詞的客觀所指和構詞理據”，廣州：《現代外語》，1994年第1期，第1頁。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p. 15-16)。

又如，不少人說，漢語外來詞中，有一類形譯詞，如來自日語的詞語，來自英語的字母詞（如 TV, MTV等）。其實，這類詞中沒有“譯”的成分，只是借其原詞形，在漢語中直接使用而已，是一種“借形詞”。所以，它也不屬“譯入”範疇，於是也要排斥在外了。

按外來詞譯入的方式分類，還有許多問題，這裏不再一一列舉了。

鑒於上述種種原因，筆者試用“漢語外來影響詞”這一名稱，並且按這類詞所受影響的內容去分類：

2.1. 受外語語音影響的詞 —— 音譯詞

這類詞沒有命名根據，是純表音的：

的士(taxi)⁶、法西斯(fascism)、邏輯(logic)、巴士(bus)、迪斯科(disco)、探戈(tango)、開司米(cassimere)、巴松(basson)、蘇打(soda)、沙發(sofa)、秀(show)、撲克(poker)、比基尼(bikini)、盎司(ounce)、尼龍(nylon)、巧克力(chocolate)、薩其馬([滿] sacima)、沙龍([法] salon)、馬賽克(mosaic)

從理論上講，音譯詞中所使用的字只表音不表意。但是，漢字畢竟是有義的，再加上用字上的問題，有些音譯詞確實很容易滋生歧義。舉例如下：

1. “危地馬拉”(Guatemala)，此地很危險，用馬在拉。
2. “戈壁”([蒙] gobi) 沙漠，廣闊無垠，何以有“壁”？
3. “祖母綠”([阿拉伯] zumurrud)，與“祖母”有何關係？
4. 有人認為在“猶太”(Jews) 這詞中，帶反犬“犭”的這個“猶”字，怎能用來指人！⁷
5. “巴黎帽”(barret) 與巴黎有什麼關係？
6. “西雙版納”([傣語] Sisong Ban Na) 和“西伯利亞”(Siberia) 中的“西”，是表示方向嗎？
7. “白蘭地”(brandy) 和“白俄羅斯”([俄] Belorussia) 是白色的嗎？
8. “荷馬”(Homer) 是人，不是馬，但聽上去卻像“河馬”。
9. “沒藥”([阿拉伯] myrrh) 是一種藥，可看上去好像在說“沒有藥”。
10. “鴉片”(opium) 多數不是片狀。
11. “阿媽”([女真] ama) 實為父親，非“媽”。
12. “沙籠”([馬來] sarong) 是裙子，不是竹籠。
13. “波羅的海”(Baltic Sea) 是“波羅”這個國家的“海”嗎？

儘管我們可以說，以上這些詞語中的音譯字表音不表義，但是，在理解這些詞語時總存在着“字義干擾”。

6. 對不少外來影響詞究竟源於什麼語言，學者們尚存有爭議，本文只取公認的一種。

7. 參見香港《詞庫建設通訊》，1995年第5期，第3至7頁。

漢語中有一類“口”字旁的字，常用來音譯，由這類字構成的詞，不但沒有“字義干擾”，而且還能表明它們所指的事物為外來的，例如：

噴吶（〔波斯〕sunan）、咪唑（imidazol）、嗎啡（morphine）、啤嘰（beige）、呋喃（furane）、咖啡（coffee）、咖喱（curry）、吲哚（indole）、嘌呤（purine）、嗜魯（〔藏〕porru）

有些“口”字旁的字，還是在近代才創立的，例如：

嘍啉（pyrimidine）、唛（〔拉丁〕souns）、啤（酒）（〔德〕Bier）、喹（唸）（quinoline）、吨（ton）

用“口”字旁的字，來音譯外語詞，其歷史已是很悠久了，在源自梵語的佛教音譯詞中就有這類字，例如：

波吒（Vasistha）、波哆迦（pataka）、播囉弭多（paramita）

又如，《魏書·西域》：“嚧噠國，大月氏之種也。”“嚧噠”很可能是突厥語 Epthal 的音譯。可見這類字的使用確實是很早的。

我們可以這樣說，帶“口”字旁的音譯字，是漢字受外來影響的標記。

2.2. 受外語原詞命名根據影響的詞 —— 仿譯詞

這類詞是根據外語原詞命名根據翻譯的，故稱“仿譯詞”。例如：

馬力（horsepower）、蜜月（honeymoon）、足球（football）、籃球（basketball）、太空人（spaceman）、白宮（Whitehouse）、飛碟（flying saucer）、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黃金海岸（Gold Coast）、灰姑娘（〔德〕Aschenbrödel）、黑板（blackboard）、成功湖（Success Lake）、冷戰（cold war）、艦隊街（Fleet Street）、輕音樂（light music）、熱狗（hot dog）、太平洋（Pacific Ocean）、超級市場（supermarket）、代溝（generation gap）、軟體／軟件（software）、硬體／硬件（hardware）、抗生素（antibiotic）、鐵路（〔德〕Eisenbahn）

還有一種情況：將原詞按命名根據翻譯後，仍不明了，於是再加上所指事物的類名，作為補充說明。例如，西點軍校（West Point）、雞尾酒（cocktail）、五角大樓（Pentagon）、橋牌（bridge）等。

2.3. 受外語原詞語音和詞義影響的詞 —— 半音半義詞

這類詞一半根據原詞音譯，一半根據原詞的詞義或其所指對象，然後用相應的漢語詞語來表達。它們可分兩類：

2.3.1. 前音後義詞：

華爾街（Wall Street）、愛克斯光（X-ray）、道林紙（dowling paper）、約翰牛（John Bull）、唐寧街（Downing Street）、珂羅版（collo type）、羅得島（Rhode Island）、漢普敦宮（Hampton Palace）、落磯山（Rocky Mountains）、摩門教（Mormonism）、卡介苗（〔法〕Bacillus Calmette-Guérin）、法西斯主義（fascism）。

2.3.2. 前義後音詞：

南斯拉夫 (Yugoslav)、新西蘭 (New Zealand)、西印度 (West Indies)、西薩摩亞 (Western Samoa)、千克 (kilogram)、千瓦 (kilowatt)、分貝 (decibel)、苦味丁兒 ((拉丁) tintura amara)

這裏有一點必須說明：以上這些詞中“義”的部分，主要來自原詞的詞義，一般不是來自原詞的命名根據。換句話說，它們重在原詞的詞義或其所指事物，一般不大顧及原詞的命名根據是什麼。例如，“本生燈”(Bensen Burner)中的“燈”，它是根據 burner 的詞義或其所指對象翻譯的，因為，如果根據 burner 的命名根據，那麼它的仿譯詞應該是“燃燒物”。

2.4. 受外語詞形影響的詞

這類詞主要是指漢語中使用的外語詞。

2.4.1. 原形詞

2.4.1.1. 人名地名原形詞

這是指漢語書面語中，直接按外語原詞寫的那一類詞，例如：

“物理學家 I. Newton 生於英國 Grantham 附近的一個農民家庭。”

“柳原前光到過長崎的出島嗎？”

以上兩句中的“I. Newton”、“柳原前光”就是人名原形詞，“Grantham”、“長崎”、“出島”則是地名原形詞。

2.4.1.2. 日語詞

除上述日語人名地名外，漢語中還有其他日語詞。但是，哪些是日語詞，哪些不是日語詞，常有爭論，現取比較公認的幾個日語詞，作為例子：

人力車、見習、手續、場合、場所、立場、積極、消極、取消、取締、瓦斯、癌、腺、窠扶斯、曹達、料理、柔道、株式會社、髮屋、動產、不動產、和服、能樂、文樂、辯護士、實績、黑死病、物語、浪人、事典、漫畫、番號、武士道、柔術、神道。

2.4.2. 字母詞

這類詞與前一類的“原形詞”有點相似，但又不完全相同，故單獨列作一類。這些詞主要來自英語，其次是希臘語。它們可分以下三類⁸：

2.4.2.1. 單字母的字母詞：這類詞一般都和漢字使用，而且多數位於漢字之前。例如：A 調 (A)、A 蛋白 (protein A)、X 光 (X-ray)、H 形鋼 (H-beam steel)、O 抗體 (O antibody)、O 血型 (O blood group)、U 形螺栓 (U bolt)、V 形谷 (V-shaped valley)、Y 染色體 (Y-chromosome)、 α 射線 (α ray)、 β 射線 (β ray)、 β 粒子 (β particle)

2.4.2.2. 雙字母的字母詞：這類詞中有純字母的，例如：

8. 劉湧泉，“談談字母詞”，北京：《語文建設》，1994年第10期，第7頁。

C T (Computer Tomography)、W C (water closet)、P C (personal computer)、T V (television)、O K

也有與漢字連用的，如 BP機 (bell pager)、AB 型血 (AB blood group)、EB 病毒 (Epstein-Barr virus) 等。

2.4.2.3. 多字母的字母詞：這類詞多單用，有時也可與漢字共同組成複合術語。例如：

DNA (deoxyribonucleic acid)、MTV (music TV)、UFO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TNT (trinitrotoluene)、DDT (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BASIC (語言) (Beginners' All-purpose Symbolic Instruction Code)、DOS (系統) (Disk Operating System)
字母詞在科技領域中尤為常見。

2.5. 受外語語音和所指事物影響的詞

這類詞可分三類：

2.5.1. 循音命名詞

這類詞是以原詞的讀音為前提，然後根據該詞所指事物的某些特徵，選擇適當的漢字，加以重新命名，故名“循音命名詞”。例如：

幽默 (humour)、可口可樂 (Coca-Cola)、繃帶 (bandage)、敵敵畏 (D.D.V.P)、敵百蟲 (dipterex)、維他命 (vitamin)、聲納 (sonar)、嬉皮士 (hippies)、席夢思 (simmons)、休克 (shock)、引得 (index)、百事可樂 (Pepsi-Cola)、香波 (shampoo)、幽浮 (UFO)、基因 (gene)、愛斯不難讀 (Esperanto)、樂果 (rogor)、托福 (TOEFL)、三溫暖 (sauna)、味美思 (vermouth)、蓋世太保 ([德] Gestapo)、波音 (Boeing)、雪碧 (Sprite)、奔馳 ([德] Benz)、百老匯 (Broadway)、烏托邦 (utopia)

這些重新命名的循音命名詞，有的與原詞義關係不是很大。例如：

蓋世太保 ([德語] Gestapo, 即 Geheime Staatspolizei, 指“國家秘密警察”)、波音 (Boeing 是飛機製造商的姓氏)、雪碧 (Sprite 指“鬼怪”)、幽浮 (UFO=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 指“不明飛行物”)。

從以上這些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在命名這些循音命名詞時，其所取特徵並不一定都是該事物的本質特徵，也有屬於非本質特徵的，命題的根據有着隨意性。

但這類詞有的命名得並不妥當。例如：英語中的“rifle”，曾譯作“來福槍”，有人說，殺人武器，何“福”會來？大概由於這個原因，人們多用“來複槍”這詞。

2.5.2. 循音命名詞+類名

這類詞的前半部分為循音命名詞，後半部分是根據所指事物的種類加上去的類名。

例如：

保齡球 (bowling)、路透社 (Reuter)、愛滋病/愛之病/愛死病 (AIDS)、拖拉機 ([俄] traktor)、康樂球 (crown)、拍紙簿 (pad)、托福考試 (TOEFL)、香檳酒

(〔法〕champagne)、大麗菊 (〔瑞典〕dahlia)、愛世語 (〔世界語〕Esperanto)、太妃糖 (toffy)

2.5.3. 音譯詞+類名

這類詞的前半部分不是循音命名詞，而是純粹的音譯詞。但後半部分也是根據所指事物的類屬加上去的類名。例如：

加農炮 (cannon)、卡車 (car)、吉普車 (jeep)、芭蕾舞 (ballet)、派克筆 (Parker)、卡賓槍 (carbine)、泰晤士河 (Thames)、貝雷帽 (〔法〕beret)、克里姆林宮 (Kremlin)、關島 (Guam)、卡片 (card)、來複槍 (rifle)、沙丁魚 (sardine)、巴拉餅 (〔藏〕bala)、漢堡包 (〔德〕Hamburger)、沙皇 (〔俄〕tsar)、桑拿浴 (sauna)、雪茄煙 (cigar)、茄克衫 (jacket)、華爾茲舞 (waltz)、乒乓球 (ping-pong)、哈巴狗 (〔蒙〕xaba)

以上這些詞中，有些詞的類名，可加可不加。如果不加類名，則屬於“2.1”節中的詞，例如，吉普、芭蕾、雪茄、茄克、華爾茲等。

2.5.4. 一類形聲字

漢語中有一類用來翻譯外語單詞的形聲字，這些字的形旁一般表示所指事物的類屬，聲旁表示外語原詞的音。這些字有的是新創造的，也有的是舊字新用。

這類形聲字，有的單字能成詞，有的需雙字才能成詞。

2.5.4.1. 單字詞

這類字在化學元素周期表中就有不少，而且多為新創造的。

這些字的造字原則，可從以下三個字“鐿” (ytterbium)、“硒” (selenium)、“氟” (fluorum) 來說明。在這三個新造的形聲字中，形旁“金”、“石”、“气”，分別表示金屬、非金屬、氣體；聲旁“意”、“西”、“弗”，分別表示 ytterbium、selenium、fluorum 中的第一個音節的讀音 (近似音)。按照這樣的造字原則，這類字前人造了不少，是化學元素表中的“大家族”，例如：

鋰 (lithium)、鈉 (natrium)、鎂 (magnesium)、銣 (rubidium)、鉬 (molybdaenum)、鈮 (niobium)、鉍 (bismuthum)、碲 (tellurium)、硼 (borum)、砷 (astatium)、氙 (kryptonum)、氩 (argonium)、氦 (helium)

在表示化學元素的漢字中，“金”字旁的字最多。

除化學元素外，在化合物的名稱中，也有這類漢字。詳見表 1 中的例子。表 1 中這些字的聲旁並不一定都取自原詞的第一個音節，如“朊”取自 proteose 的最後一個音節；“酮”取自 ketone 的第二個音節。

這類形聲字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方面，如，它們比較簡潔，不少字的音，只讀半邊就行。但是，如果這類字一直造下去，就會增加人們學習的負擔，而且還會出現一些同音字，如

氦 (ān)、鉍 (ān)、胺 (àn)

鉍 (yī)、鉍 (yī)、鏡 (yì)

這些字只是聲調不同，讀起來容易混淆。這些字的不利因素還有許多。因此，1980年，中國化學會宣布，在105號元素以後不再制定漢語單音字，而直接使用“xxx號元素”的稱法。

表 1

形 旁	形旁的含義	新 造 字	舊 形 字
月	含氮化合物	脛(amidine)、肽(peptide)、 脛(osazone)、脛(carbyl amine)、脛(oxime)	脛 (proteose)、 脛 (amine)
艹	芳香環烴的母核	茨 (camphanc)、萘 (naphtha- lene)、蒎 (pinane)	苯 (benzene)、蒎 (indene)、苧 (limon- ene)、芴 (fluorene)、 蒽 (anthracene)
酉	含氧化合物	酚 (phenol)、酰 (acyl)、 醌 (quinone)	酮 (ketone)、醌 ([拉 丁] elixir)、 酊 ([拉丁] tinctura)

2.5.4.2. 雙字詞

這類詞在漢語中有很多，詳見表 2 中的例子：

表 2

形 旁	形旁的含義	詞 例
亻	人類	仡佬 ([仡佬] Gelo)、佉佬 ([佉佬] Mulao)
犛	獸類	捨喇 ([蒙] silugusu)
鳥	鳥類	鸕鶿(emu)、鸚鵡(toucan)、鸚鵡 ([葡] macau)
艹	植物類	茉莉 ([梵] mallika)、苜蓿 ([伊蘭] 或 [大宛] buxsuk、buxsuk)、蘑菇 ([蒙] moku)
木	植物類	檸檬 (lemon)
玉	玉類	琺瑯 ([波斯] farang)、琥珀 ([突厥] xubix)
石	石類	矽石(spar)
毛	毛類	氈氍 ([藏] porru、氈氍 ([波斯] taptan)
衣	衣類	袈裟 ([梵] kasaya)

嚴復也曾創造過這類詞，例如：鸕鶿(emu)、毘駝(wallaby)、麩黎(bread)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詞，現在已不用了，那就是“循循”([蒙] gudum)。這兩個字的“聲”在中間，“形”在兩旁。從中可以看出，中國人爲創造這類形聲字，曾經是煞費苦心的。

在這一小節中，我們只討論了雙字詞，這主要是因爲這類詞比較常見，其實多於雙字的詞也有，如表2中的“猓猓”，也可寫成“猓猓猓”。

2.6. 受外來事物影響而命名的詞

這類詞不是按照外語原詞的構詞理據（即前面所說的“命名根據”）翻譯的，而是根據外來事物的某些特徵加以命名的詞。例如“腳踏車”，它是根據這種車用腳踏的特點命名的，與英語 bicycle 無關。因爲，如果按 bicycle 的構詞理據翻譯，應該是“兩輪車”。又如“火車”，它不是從英語 train 翻譯的，因爲在 train 的構詞理據中，沒有“火”義。

據意大利漢學家 Federico Masini 考證。“火車”這詞早在1838年就有了。來華傳教士 Elijah Coleman Bridgman（漢名“裨治文”）在當時用漢語寫的《美理哥國志略》一書（第5面右頁）中，就有“火車”一詞。書中對“火車”的解釋是“惟以火力施輪”⁹。可見，“火車”是根據此種交通工具“以火力施輪”的這一特徵，加以重新命名的詞。

在漢語中，這類詞相當多，這裏只舉幾例：

1. 化學：根據這門學科研究物質變化的特點命名。如果按英語 chemistry 的構詞理據翻譯，則是“煉金術”¹⁰。

2. 麵包車：根據此類車的形狀命名。而英語 van 的構詞理據是“運貨蓬車”，無“麵包”之義。

3. 花旗：用美國國旗的特徵來命名這個國家¹¹。與英語 America 這詞無關。

4. 汽車：根據這種車使用汽油的特徵來命名。與英語 automobile、motor vehicle、car 這些詞的構詞理據無關。

5. 直升機：根據這種飛行器會直升的特點命名。如果按英語 helicopter 的構詞理據翻譯，應該是“旋翼機”。

6. 收音機：根據這種電器能收到聲音的特徵命名。與英語 wireless 的側重點不同，wireless 側重於“無線”這個特徵。“收音機”與 radio 也無涉。radio 原是一個商標名。

9. Federico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6, 1993, p.179.

10. 本文有關英語詞語的命名根據，均參考 C.T.Onions, *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English Etymolog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11. 見鄭兆熙,《遊美洲日記·同治十三年九月十三日壬子》，長沙：岳麓書社，1984年，重印版，第225頁。

這類詞在命名時，其所取特徵有的是該事物的本質特徵，有的則是非本質特徵，很隨意。如“麵包車”，竟然從車形像麵包這一特徵去命名。又如，在晚清，國人見在華使用的郵票上印有外國元首的頭像，於是將郵票稱作“人頭”。香港姚德懷先生將這類詞叫作“望物生義詞”¹²。

還有一個很特殊的詞，就是“BB機”。其實這種東西英語叫“bell pager”。粵語之所以叫“BB機”，是因為其發出的聲音像“BB”聲，於是用英語字母B去命名。姚先生將這個詞叫做“聽音生義詞”¹³。從形式上看“BB機”是個字母詞，應在“2.4.2”節中討論，但這兩個B字實在不是英語單詞的縮寫，所以還是歸入這一節的範圍。

2.7. 受外來事物影響而產生的舊詞新義詞

用古漢語中已有的詞，去指稱某些外來事物，從而使舊詞增新義，這裏要講的就是這類詞。例如“索引”，此詞原指用繩索牽引，後來有人用它去意譯英語 index，從此詞增添了新義。這類詞有中國人或來華傳教士創用的，也有日本人最先使用後，再傳回我國的。

這類詞中的不少詞，其“創詞權”的歸屬問題，常有爭論。其實這類詞不管是誰最先使用的，它們都是受外來事物影響而產生的舊詞新義詞，所以這裏將統而論之。

這類詞列舉如下：

經線 (meridian)、緯線 (parallel)、北極 (North Pole)、南極 (South Pole)、赤道 (equator)、大學 (university)、醫學 (medicine)、中學 (middle school)、民主 (democracy)、聖經 (the Bible)、文學 (literature)、憲法 (constitution)、科學 (science)、單位 (unit)、理事 (director)、教授 (professor)、封建 (feudalism)、星期 (week)

3. 結束語

3.1. 從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這樣一個問題：傳統上所謂的“意譯詞”是一個十分含糊（注意：不是“模糊”）的名稱。在外語原詞用漢語表達的這一過程中，我們應該弄清兩個問題：1. 這種“表達”是外語原詞的翻譯（如 honeymoon 譯作“蜜月”）？還是外來事物在漢語裏的一種重新命名（如“麵包車”）？2. 如果是翻譯的，那麼，是根據原詞詞義翻譯的？還是根據原詞命名根據翻譯的？還是兩者兼之？

我們再也不能“眉毛鬍鬚一把抓”了，這樣不利於語言研究的深入發展。

3.2. 在語言研究中，應盡量避免含糊名稱的使用，但模糊名稱的存在，卻是容許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漢語外來影響詞的概念就是模糊的。模糊概念沒有很明確的內涵和外延。模糊概念的外延一般由核心部分和邊緣部分組成¹⁴。在核心部分，如漢語外

12. 參見香港《詞庫建設通訊》，1995年第6期，第61頁。

13. 參見香港《詞庫建設通訊》，1995年第6期，第31頁。

14. 杜厚文，“模糊語義定量分析”，北京：《語言教學與研究》，1995年第1期，第65至66頁。

來影響詞中的日語詞、字母詞以及音譯詞，其“外來影響”這個概念是十分清晰的。隨着事物從核心部分向邊緣部分擴展，內涵也跟着變化，但這不是義項個數的減少，而是事物具有概念內涵所代表的屬性的程度在降低，如漢語外來影響詞中受外來事物影響而命名的那一類詞，它們雖然仍在漢語外來影響詞這個模糊集合中，但與核心部分中的日語詞、字母詞以及音譯詞相比，它們顯然更爲漢化，確實已處在集合的邊緣部分。也就是說，這類詞的集合隸屬度沒有日語詞那一類高。

在漢語詞匯中，外來影響詞是一個十分龐大，又十分複雜的“家屬”。在現代科學中，有一個公認的不兼容原理：一個系統的複雜性與分析它所能達到的精確度相互之間服從一個反比關係，即系統複雜程度越高，對系統的特徵性進行精確而有意義的描述能力就越低。因此，如果立足精確的方法、手段和技術，無法把握漢語外來影響詞的複雜性。爲了在這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我們必須拋棄高標準的嚴格性和精確性，增加外來影響詞這一集合邊界的柔性，並且允許方法的近似性、概念的模糊性、推理的寬容性，可能這更會促使漢語外來影響詞的研究朝着健康的方向發展。

參 考 文 獻

1. 羅常培，《語言與文化》，北京大學出版部，1950年。
2. 高名凱、劉正琰，《現代漢語外來詞研究》，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
3. 劉正琰、高名凱、麥永乾、史有爲，《漢語外來詞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4年。
4. 岑麒祥，《漢語外來語詞典》，商務印書館，1989年。
5. 史有爲，《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
6. 梁曉虹，《佛教詞語的構造與漢語詞彙的發展》，北京語言學院出版社，1994年。
7. F. Masini,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ese Lexicon and Its Evolution Toward a National Language: The Period from 1840 to 1898*,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No.6, 1993.
8. Mimi Chan & Helen Kwok, *A Study of Lexical Borrowing from English in Hong Kong Chinese*,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